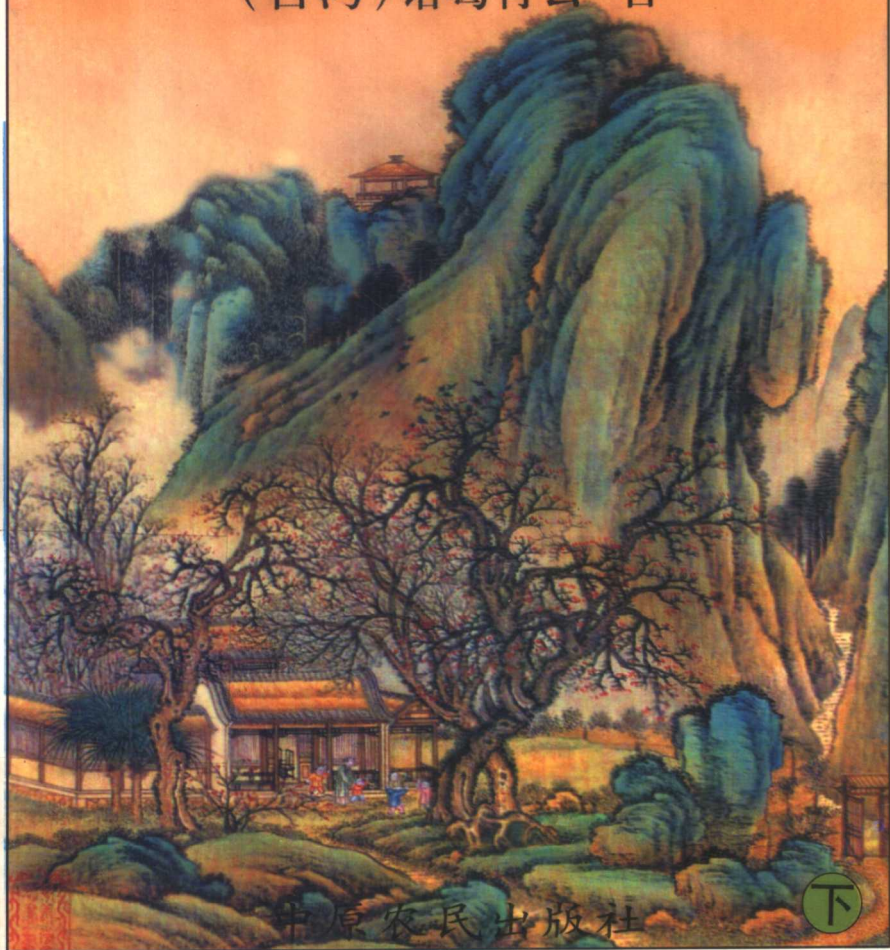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劍海情天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247.58/187

剑海情天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下



图字 16-98-004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剑海情天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4
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87-9

I. 剑… II. 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973 号

剑海情天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600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640 册

ISBN7-80641-187-9/I·029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49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风镇上流浪客	(1)
第 二 章	青衫文士戏娇娃	(39)
第 三 章	酒仙色鬼快刀王	(72)
第 四 章	天风牧场来贵客	(105)
第 五 章	安排金钩钓鳌鱼	(137)
第 六 章	群豪毕集北京城	(170)
第 七 章	雄风赌场豪赌客	(201)
第 八 章	大难不死两余生	(232)
第 九 章	白发朱衣千幻叟	(263)
第 十 章	酒楼卖唱两母女	(315)
第 十 一 章	盲妇何辜遭劫难	(343)
第 十 二 章	卧虎藏龙京师地	(381)
第 十 三 章	声势煊赫宁王府	(412)
第 十 四 章	忍辱负重暂栖身	(443)

目 录

- 第十五章 绿杨移作两家春 (477)
- 第十六章 阉官肆虐逞淫威 (518)
- 第十七章 浴血大战亲王府 (560)
- 第十八章 炙手亲王遁空门 (596)
- 第十九章 卢沟桥头风云急 (635)
- 第二十章 十车黄金作贺仪 (660)
- 第二十一章 隔物传功惊敌胆 (683)
- 第二十二章 借花献佛显神功 (715)
- 第二十三章 君临天下一统盟 (747)
- 第二十四章 乔装改扮入魔宫 (780)
- 第二十五章 尔虞我诈斗心机 (815)
- 第二十六章 碧云寺内救人质 (842)
- 第二十七章 地老天荒永伴君 (876)
- 第二十八章 群侠合力诛元凶 (918)

第十九章 卢沟桥头风云急

然而，悟因师太虽能使群侠不至于轻举妄动，却不能扭转眼前的劣势。

悟因师太主张“忍”，主张“期待”，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可是，朱志宇会容许他们安心的“期待”下去吗！何况，还有两位重要人物，失陷在魔巢中，怎么说也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未知数的“期待”中呀！

时间是无情的，转瞬间，七天已经过去，这是柳婷婷与朱志宇所订营救伍南屏的限期，过此期限朱志宇即不保证伍南屏的生命安全。

如今，时限已届而事实上，不但伍南屏仍在魔巢之中，并且连江世杰也一并陷入朱志宇的魔掌，而群侠方面，也并未采取什么营救行动，难道说，这几天中，群侠方面真的都在坐待奇迹的出现吗？

群侠方面这种过分沉着的情形，固然令人费解，而朱志宇那边，明明已取得压倒的优势，却居然没采取进逼的行动，连所订期限届满了，也不予闻问，这情形，也同样的使人费解。

这是正邪双方自动休战后的第十天的黄昏。

在西天彩霞耀映之下，朱志宇偕同花解语二人，正在魔

SA165/26

宫后园，那盛开的菊花丛中信步徜徉着。

花解语紧偎朱志宇身边，微抬螭首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帝君，您好像有甚心事？”

“不错。”朱志宇驻步于一丛娇艳的白菊花前，目注西天那绚烂的彩霞，沉思着接道：“孤，委实是有心事，但孤的心事卿家应该最是清楚不过。”

花解语媚笑道：“据臣妾所知，您最大的心事，是完成武林霸业，进而君临天下，其次就是想将柳婷婷与刘冰玉那两个妞儿，收为贵妃，不知臣妾这一猜想，可对也不对？”

朱志宇点点头道：“对！完全对。”

花解语道：“以目前情况而论，完成武林霸业，进而君临天下，已经是指日可期……”

朱志宇截口笑道：“卿家莫说得太轻松，俗语说得好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卿家也应该懂得这道理。”

花解语道：“这道理，臣妾自然懂得，不过，对帝君这几天来的作为，却仍然想不通。”

朱志宇笑问道：“卿家想不通的，是哪些问题？”

花解语一蹙黛眉道：“比方说：像刘冰玉、柳婷婷那两个妞儿，以咱们目前的实力而论，纵然有那老尼姑替她们撑腰，要解决她们，也决不太难，但您却偏偏按兵不动，这情形，岂非是不可思议！”

朱志宇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花解语沉思着接道：“还有，譬如江世杰、伍南屏两个人质，一般人都是认为不如宰了算数，但您却偏要将他们暗地送走，万一半途出了麻烦，则纵虎归山，岂非是又增加我们

那千秋大业的困难？”

朱志宇笑了笑：“再没甚疑问了吧？”

花解语点了点头，朱志宇含笑接道：“这问题，最近十天以来，至少有五人以上，向孤家问过，但孤都是一笑置之。”

花解语讶然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朱志宇笑道：“孤不愿多费唇舌，要以事实来答复他们。”

花解语接问道：“那需要多少时间呢？”

朱志宇沉思着接道：“我想，不会太久的了，快则十天，迟亦不过半月，卿家必然可获得答案。”

话锋一顿，不等对方开口，又立即接道：“卿家先回去，请苟逢春来，孤在这儿等他。”

“是！”

花解语娇应着，姗姗地离去。

少顷之后，那位“右丞相”苟逢春，匆匆走了过来，向着朱志宇躬身施礼道：“帝君召见，不知有何差遣？”

朱志宇拈须微笑道：“没甚特别事故，孤只是要了解卿家这几天来的工作进度。”

苟逢春谄笑道：“帝君指的是各地的联络情形，以及定期成立‘一统盟’的事？”

朱志宇微微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苟逢春谄笑如故地道：“好教帝君得知，各地反应情形，都非常好，甚至连皇宫内那位……”

朱志宇截口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苟逢春含笑接道：“他说各省封疆大吏官署中，都有他的内应，只等帝君一声令下，必然群起响应。”

“唔！”朱志宇一面点首，一面注目问道：“那些请帖，几时可发出？”

苟逢春道：“三天之内，当可全部发出。”

朱志宇微一沉思之后，才向苟逢春以真气传音，交待了几句，使得苟逢春脸色大变地道：“帝君，这事情，还请多多三思。”

朱志宇正容说道：“孤已经筹思再三，毋须再加考虑了。”

苟逢春接问道：“那么，对那位诸子期呢？”

朱志宇笑了笑道：“孤阅人多矣！诸子期委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脂粉奴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孤需要他，也不怕他不听我的调遣，但对于另一位，情况就不同了……”

苟逢春接问道：“难道主公已发现他，有甚不轨意图？”

朱志宇笑道：“如果等到已经有所发现，才采取行动，那就来不及了。”

话锋微微一顿，又正容接道：“孤老眼未花，任何人，只要注意考察他三天，就能看透他的五脏六腑。”

苟逢春唯唯称“是”，不敢仰视。

朱志宇声容俱庄地接道：“卿家是孤心腹股肱之一，也是孤的臣属中，最忠贞的一位，对孤的了解，当也最深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”苟逢春满脸谄笑地接道：“主公知遇之恩，微臣虽肝脑涂地，亦不足以图报……”

朱志宇截口笑道：“孤不要你肝脑涂地，但却必须好好完成这一次任务！”

苟逢春连声恭诺道：“微臣一定勉力以赴。”

朱志宇并叮上一句：“这次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！”

苟逢春正容说道：“微臣记下了。”

※

※

※

三天之后，本来不太平静的江湖，又爆出一件使人奔走相告的大新闻，那就是新成立的“一统盟”，已定于十一月十五日，在北京城偏北之昌平区境的天寿山麓，举行开坛大典，届时，当今各门派掌门人，都将亲临观礼。

众所周知，天寿山为有明一代，帝王的陵寝所在，亦即民间所称之“十三陵”。

一个新成立的江湖帮派的开坛大典，居然选在与京畿重地的北京城，近在咫尺的天寿山，已是令人暗中诧异的了，何况天寿山又是当今天子的祖塋所在，这不是等于向太岁头上动土吗！

而且，这位新成立的“一统盟”盟主，传说中，只知道他自称齐天大帝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“齐天大帝”，究竟是何许人。

说来这也难怪，到目前为止，知道这位“齐天大帝”就是“酒仙色鬼快刀王”朱志宇的人，可委实不多。

好在目前已经是九月中旬，距十一月十五，也不过两个来月工夫，到时候，自然一切都会明白啦……

当这一新闻，开始在江湖上传播的当天傍晚，两辆密封的双套马车，悄然驶出阜城门，循官道向宛平县境疾驶而去。

偌大的北京城，驶出两辆马车应该是极平常的事，但眼前这二辆马车，却有其不平凡的令人扎眼之处。

首先是那端坐车辕上，挥鞭吆喝着的车把式，那神情，那气概，明眼人一眼就能断定，那决非普通的车把式，如果

车厢中坐的是微服私访的朝廷大员，则这位车把式，起码也是六品以上的武官。

其次是随后护送的四位骑士，既像官府侍卫，也像是镖局的镖师，但仔细瞧瞧，却什么也不像……总而言之，这些人，都有一种使人莫测高深的神秘之感。

也许就是为了这一点神秘之感吧！当这一行人马驰出阜城门时，那蹲在城门外一角的一位老叫化，立即起身向一条横巷中走去。

紧接着，横巷中驰出一骑快马，也循着官道，向宛平县境飞驰而去。

这随后急赶的快马，马上人还背着一个黄色公文袋，装束上也显然是一位官差，但当他飞骑掠过那两辆神秘的马车之后，前面那一辆的车把式，竟然冷冷地一笑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……”

约莫个把时辰之后，这一行神秘的人马，已到达北京第一大古桥——卢沟桥的旁边集聚。

当马车驶近桥上时，前面车上的车把式沉声喝道：“胡彪，分两骑去前面开道。”

“是！”

后面四位骑士中，发出一声恭喏，并立即分出两骑，当先向桥上驰去。

当那两个开道的骑士经过马车旁时，前面那一辆的车把式又沉声接道：“亮兵刃，小心戒备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这时，这一行人马已走到桥的正中，那位灰衫汉子的

“是”声未落，桥的两旁，那巨大石柱的背后突然闪出四个人来，并同声大喝：“停车检查！”

那是四位腰挎单刀的兵勇，同时另一位武官装束的汉子，也缓步由另一根石柱后转出，五个人，一字横排，将桥面拦住。

那灰衫汉子笑了笑：“这儿已远离皇家禁地，为何也要检查。”

那小武官正容说道：“咱们上命所差，诸位请多担待。”

那前面一辆的车把式，淡淡地一笑道：“贵官知道咱们来自何处吗？”

小武官笑道：“诸位当不至是皇亲国戚吧？”

“对了。”车把式冷然接道：“咱们是来自宁王府。”

小武官笑了，笑得非常神秘，反问道：“朋友也知道咱们是来自何处吗？”

车把式愣了一愣道：“在下正想请教。”

小武官神色一整道：“咱们是宁王殿下干郡主，亦即‘英武仁慈公主’座前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那车把式已脸色一变，截口问道：“公主也到了这儿？”

小武官笑了笑：“公主是何等身份，岂会轻易到这种荒郊旷野来。”

接着，才脸色一沉，冷冷地一笑道：“北京城中，多的是王公大臣，你却偏要冒充宁王府中的人，看来，你的贼运可不太好。”

一顿话锋，声容俱庄地接道：“老实报上来，你们是什么

人？”

那车把式精目一转，陡地震声大喝：“冲！”随着这一声“冲”，“刷”地一鞭，疾挥而下。

他这一鞭，并非抽向那拉车的两匹健马，而是向那小武官兜头抽下，同时，那奉命开道的两个灰衫人，也双剑齐挥，击向拦路的四个兵勇。

这突然的变化，不但发动得出人意外，而其凌厉与快速程度，更是令人咋舌。

但那小武官与四个兵勇，显然也非寻常人物，在一片目不暇接的寒闪交织与金织交鸣声中，传出那小武官的冷笑道：“果然是朱志宇的手下，看情形，你们这几个，都不过是‘地’字号中人物。”

那车把式一见对方身手，已知对方并非普通官兵，心知恋战下去，麻烦会更多，因而，右手挥剑攻敌，左手已扬鞭驶动马车，同时，后面那两个骑士，也赶到前面，协同冲杀。

但那位小武官，武功既高头脑反应也够快，当车把式扬鞭驶动马车时，他却以快得不可思议的手法，将马匹与马车之间的绳索斩断，因而马车还没滚动五尺，即已停止，而那负痛狂奔的马匹，却反而使得正分别与四个兵勇交手的灰衫人，几乎吃了大亏。

那车把式见自己一出手，竟然处处受制，不由心头又惊又怒地喝问道：“朋友能否报个万儿？”

小武官冷然接道：“你不配问！”

车把式一面与小武官缠斗着，一面冷笑道：“朋友，别逼得太紧，我知道你们此行，目的何在。”

小武官笑道：“这有甚稀奇，只要不是白痴，都会知道在下此行，所为何来。”

车把式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会如何处置吗？”

小武官淡淡地一笑道：“在下懒得去想。”

车把式冷然接道：“必要时，我会先将车中人杀死……”

小武官截口怒叱道：“匹夫你敢！”

车把式呵呵大笑道：“大爷奉有此项命令，有何不敢的……”

车把式虽然与小武官恶斗着，但却始终不离开车厢门口一步，由此，足见他的武功要高过小武官一筹，也委实随时有置车厢中人于死地的能力。

小武官扬声唤道：“江大侠、伍大侠请答话。”

车把式呵呵大笑道：“他们两个，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又怎能同你说话，我看，朋友还是省点精神吧！”

就这片刻之间，双方激战已逾五十招。

小武官的武功，虽然略逊于车把式，但车把式要分神照顾车厢中人，而双方还是打成平手。

至于四个兵勇所对付的四个灰衫人，其身手也高于兵勇，但那四个兵勇，都是奋不顾身地拼命撑持着，因而虽处下风，却形成僵持局面。

那小武官笑道：“要我省点精神，你就乖乖地束手就缚，待会，我可以在公主面前美言几句，免你一死。”

车把式冷笑道：“真是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”

接着，又扬声喝道：“‘地’字九号，还不上来，帮我收拾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以便赶路。”

原来前面打得如火如荼，后面那马车上的车把式，却好整以暇地，坐在车辕上乘风凉哩！

一直到前面的车把式打过招呼之后，他才龇牙一笑道：“八号，我要是离开岗位，谁来照顾车厢中人的安全。”

听他们这称呼，这两个车把式，一个是“地”字第八号，一个是“地”字第九号。

“地”字第八号怒声道：“不管，先解决当前敌人要紧！”

“地”字第九号道：“出了事情，你负责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的话声未落，一阵急骤蹄声，又由此京城方向疾驰而来。

“地”字第九号笑道：“八号，敌人的援兵到啦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道：“也可能是咱们的人……”

来人一踏上桥面，即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小武官与四个兵勇，正渐感到不支，而已方的援兵却杳无音讯，因而闻言之后不管那发话的人是谁，首先各自虚晃一招，纵出战圈。

“地”字第八号恭声问道：“是右丞相吗？”

这时，那两骑快马已驰抵现场，马上人赫然是那位“右丞相”苟逢春，和一位面目陌生的黑衫老者。

苟逢春勒住坐骑，冷然接道：“废话！”

接着，精目环扫现场一匝后，才似乎不胜惊讶，也非常不满地问道：“‘地’字八号，你们怎么如此差劲。”

地字第八号一愣道：“相爷此话怎讲？”

“怎讲？”苟逢春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连几个普通官兵都对

付不了，岂非是越混越回去了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苦笑道：“相爷，这几位可并非普通官兵啊！相爷何妨亲自问问看。”

苟逢春微微一愣，才向那小武官注目问道：“贵官是哪一个衙门……”

小武官冷然接道：“宁王府。”

苟逢春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那就怪不得啦！”

接着，又注目问道：“贵郡主和柳姑娘，为何没来？”

小武官笑了笑说：“公主立即会来，你如果备有手本，在下倒可以替你转呈……”

话声中，又一阵急骤蹄声遥遥地传来，小武官立即话锋一转道：“咱们公主已来了，相爷，还不下马接驾。”

桥头已传来刘冰玉的娇喝道：“小文，你在同谁说话？”

小文是刘冰玉手下，那批娘子军的头目之一，敢情目前这五位官兵，都是易钗而变的娘子军哩！

“小武官”扬声笑道：“公主，我正同朱志宇的右丞相说话哩！……”

她的话声刚落，刘冰玉与柳婷婷二人，已停马当前，美目一扫现场之后，刘冰玉沉声问道：“小文，方才你们交过手了？”

小文含笑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刘冰玉脸色一沉道：“本宫如何交待你们的！”

小文讷讷地答道：“公主，并非婢子不自量力，胆敢不遵命令，只因这些人蛮不讲理，使人没有选择余地。”

刘冰玉冷然接道：“也没机会发出信号？”

这时，柳婷婷已向苟逢春冷笑一声道：“苟逢春，你做的好事！”

苟逢春阴阴地一笑道：“柳姑娘，在下可并未做什么坏事啊！”

柳婷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问你：准备将江大侠、伍大侠二人，送到哪儿去？”

苟逢春笑问道：“柳姑娘已认定这马车中，定是江大侠和伍大侠二人？”

柳婷婷冷然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苟逢春笑道：“柳姑娘，事实上，你却是大错而特错了！”

柳婷婷沉声喝道：“苟逢春，少在我面前玩花枪，老实告诉你：我虽已离开魔宫，但你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仍然是了如指掌。”

苟逢春淡淡地一笑道：“恐怕不见得吧！”

刘冰玉含笑接道：“柳姊姊，少跟这厮废话，咱们先救人。”

柳婷婷微点螭首之后，目注苟逢春问道：“苟逢春，你是自动将人质献出来，还是要我亲自动手？”

苟逢春阴阴地笑道：“你看着吧！”

“锵”地一声，柳婷婷、刘冰玉二人同时亮出宝剑，刘冰玉并沉声说道：“柳姊姊，咱们先宰掉这狗头军师，免得他在一旁碍手碍脚……”

这当口，苟逢春已偕同那黑衫老者闪退一旁，口中并呵呵大笑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下自知非二位姑娘的对手，还是避开为妙。”